



Yuan Shi Wu Yu

源氏物语 下

[日本] 紫式部 著 郑民钦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Genji Monogatari

源氏物语 下

[日本] 紫式部 著 郑民钦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源氏物语 / (日)紫式部著;郑民钦译.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5

ISBN 7-5402-1796-0

I. 源… II. ①紫… ②郑… III. 长篇小说-日本-中世纪 IV. I313.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4180 号

责任编辑:李剑波 杨韶蓉 王慧川 汤雁秋

源氏物语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海波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1400×1000mm 大 32 开 27 印张 1100 千字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8.00 元

目录

001 序 一

003 序 二

001 第一回 桐壶

013 第二回 帚木

033 第三回 空蝉

039 第四回 夕颜

062 第五回 若紫

084 第六回 末摘花

100 第七回 红叶贺

116 第八回 花宴

123 第九回 葵上

147 第十回 杨桐

173 第十一回 花散里

176 第十二回 须磨

199 第十三回 明石

219 第十四回 航标

235 第十五回 蓬生

246 第十六回 关屋



目
录

249	第十七回	赛画
259	第十八回	松风
270	第十九回	薄云
284	第二十回	朝颜
294	第二十一回	少女
317	第二十二回	玉鬘
335	第二十三回	莺初啼
342	第二十四回	蝴蝶
352	第二十五回	萤
362	第二十六回	常夏
372	第二十七回	篝火
375	第二十八回	狂风
383	第二十九回	行幸
395	第三十回	兰花
403	第三十一回	真木柱
420	第三十二回	梅枝
429	第三十三回	紫藤枝梢叶
441	第三十四回	新菜(上)
480	第三十四回	新菜(下)
517	第三十五回	柏木
532	第三十六回	横笛
539	第三十七回	铃虫
545	第三十八回	夕雾



目 录

573	第三十九回	法事
581	第四十回	方士
593	第四十一回	云隐
594	第四十二回	勾兵部卿亲王
600	第四十三回	红梅
606	第四十四回	竹河
625	第四十五回	桥姬
640	第四十六回	柯树下
656	第四十七回	总角
693	第四十八回	早蕨
702	第四十九回	寄生木
740	第五十回	东屋
766	第五十一回	浮舟
796	第五十二回	蜉蝣
819	第五十三回	习作
847	第五十四回	梦浮桥
853	译后记	





第三十四回 新菜(上)^①

朱雀院行幸六条院观赏红叶以后,一直圣躬违和,缠绵床第。他本来就是病弱之身,但这一次甚为担忧。他近年来总想出家修行,无奈母亲弘徽殿女御在世期间,毕竟有所顾虑,未能如愿。如今母后已经过世,他的出家愿望愈加迫切,对人说道:“大概我的心已经急于修行佛道了。我似乎觉得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并且着手为出家进行必要的准备。他的子女除皇太子外,还有四个公主。其中三公主的母亲是藤壶女御,这藤壶女御是桐壶帝的先帝所生,降为臣籍,赐姓源氏。在朱雀院还是皇太子的时候,她就进宫侍奉,原来可以居皇后之高位,却因为没有强有力的保护人,而且其母亲身份不高,只是先帝的一个普通的更衣,所以她在宫中也不得志。再加上弘徽殿太后把妹妹胧月夜送给朱雀帝当尚侍,备受宠爱,竟无人与之比肩,藤壶女御自然被她压倒。虽然朱雀院心里也觉得她可怜,但不久自己禅让皇位,对藤壶女御也就爱莫能助,无可奈何了。藤壶女御觉得世道无情,怀恨在心,不久抑郁而终。她所生的三公主,朱雀院在众多子女中,对她格外疼爱,精心抚养。此时她才十三四岁。朱雀院心想自己厌弃俗世,进山修行,把这女儿独自留在尘世之上,教她今后依靠谁生活呢?朱雀院一心只想着这三公主,为她忧虑操心。西山建造寺院已经竣工,他一边忙着入寺的各种准备,同时还要着手筹备三公主的着装仪式。不仅院内珍藏的各种珍宝和器物,甚至连小小的玩具,具有一定来历的,悉数赠与三公主。其余稍次的东西,才分给其他女儿。

皇太子闻知父亲患病并决心出家的消息后,前来问安。其母亲承香殿女御也随同前来。朱雀院对这个女御并不十分宠爱,但因为她们生有皇太子,说明宿世缘分很深,所以也很珍重她,便与她亲切交谈这几年的种种事情,态度甚为可亲。他又对皇太子说了许多话,尤其是治世之道,心得体会,谆谆教导。皇太子虽然年龄尚轻,^②却是少年老成,他的保护人都是身份高贵、诚实可信的人,朱雀院大可放心。他说道:“我于此世别无遗憾,只是留下众多女子,考虑她们之前程,心头挂念,不能安心前往冥土。先前所见所闻别人家的女子,竟觉得女子难以自主,似乎天生受人轻侮,命运实为可悲可怜。所以希望你将来执政治世之时,务请照拂这些姐妹。其中有保护人者,可由其自行做主。唯有三公主年龄尚小,一直由我独自照

① 本回写源氏三十九岁十二月至四十一岁三月之事。

② 是年皇太子十三岁。



顾,今我出家,想到她漂泊于世,实在放心不下,令人伤心。”他一边拭泪,一边诉说,其情甚哀。

朱雀院又恳请承香殿女御亲切照顾三公主。然而,当年三公主的母亲藤壶女御备受朱雀院的宠爱,胜于其他女御。各个女御、更衣都与她争宠,两人的关系并不和谐。承香殿女御至今对此事依然耿耿于怀,尽管她对三公主没有成见,也未必能够真心诚意地照料她。朱雀院为了安排好三公主的事情,日夜忧心,悲伤哀叹。到了年底,病情越发沉重,只能待在屋里,连帘外都不能出来了。以前他也经常得病,总以为是鬼魅作怪,但这次时间拖得很长,而且丝毫未见好转,因此认为大概大限已到。他虽然禅让帝位,但在位时众多大臣受到他的恩惠,都非常敬仰他的高尚人格、优秀品质,经常前来参谒,以慰心怀。此时闻知朱雀院身体违和,都十分担忧惋惜。

六条院源氏也经常派人前来探视,并表示要亲自登门探望。朱雀院闻知,非常高兴。夕雾中纳言前来探视的时候,朱雀院把他召进帘内,对他亲切说道:“桐壶先帝临崩之际,曾对我留下诸多遗言。尤其对令尊与今上之事殷殷叮嘱。然而,我即位之后,只因万事都有规矩,未能尽如人意,^①但内心的情意始终没有改变。然而只是因为略有过失,便获罪于令尊。^②我本以为他会对我怀恨在心,但这几年里,不论何事,令尊对我都毫无怨恨之色。任何贤明之人,一旦涉及自身之事,往往失去判断是非的平静,定然怀有报复之心,做出轻率的行为。此类事例,古已有之。因此世人都以为令尊必定会伺机对我泄愤报复。然而令尊一直抑制自己的情绪,对皇太子也真诚关怀,如今又送明石女公子进宫为太子妃,我们两家已是亲密无间的关系。我心怀感激,万分感谢。然而我生性愚昧,深恐因为爱子之心所迷惑,做出有失体统之事,所以我对皇太子,反如他人一样,故意漠不关心,而完全交由六条院安排。至于皇上,我谨遵从先帝遗言,让位给他。所幸今上在这末世成为圣明天子,致使前代^③之名誉也大为增色,此愿已成,我心甚喜。今秋行幸之后,更加思念往事,不胜眷恋。闻言令尊有晤见之意,我翘首以盼,以便促膝交谈,倾诉衷曲。务望贤侄代为恳请早日惠临。”朱雀院说时,泪水流淌。中纳言说道:“过去之事,恕我年幼,不得而知。成人之后,侍奉朝廷,才得以见识世间各种事情。其中有关大小公事,以及私人事宜,都常与家父商量,聆听指教,却从未闻听家父对伯父有丝毫旧怨的暗示。他曾言道:‘朱雀院辞去朝廷的保护人之职,^④一心想实现修行佛道之愿望,故而闭门家中,对世事不闻不问,结果无法按照先帝之遗愿辅弼今上。他在位之时,我年龄还小,才能不足,在我之上,贤良大有人在,所以未能得遂心愿。^⑤如今朱雀院已经退位,悠闲静居,我真想前往拜访,开怀畅谈。然他虽引退,我却碍于身份,行动拘束,所以迁延至今,未能晤面。’为此家父经常叹息。”

① 指自己与源氏虽为兄弟,却也是君臣关系,加上母后作梗,未能更加亲密,所以未能如意。

② 指因源氏公子与胧月夜私通被流放须磨之事。

③ 指朱雀院自己执政的朝代。

④ 指辞去太政大臣之职。

⑤ 指侍奉朱雀帝。

夕雾年龄尚轻，不到二十，^①然而发育成熟，体格魁梧，青春勃发，容貌艳丽，气质高雅。朱雀院目不转睛地凝视良久，心里暗自思量，倘若他能够成为自己那个现在苦于没有合适安顿之处的三女儿的保护人，那该多好。便说道：“听说你在太政大臣家里已经有了安身之处。不过，我还听说你这些年为这件事很不顺利，经常感到惋惜，现在你已经安排停当，我也就放心了。话虽这么说，其实我还是感觉遗憾。”夕雾听后，觉得奇怪，看着朱雀院的脸，心想他说这一番话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想来想去，恍然大悟，原来他担心三公主的终身大事尚未安排，打算为她寻找一位可以托付的人，这样自己才能毫无后顾之忧地遁世出家。他经常念叨这件事，自然也传到夕雾的耳朵里，所以现在夕雾也就猜测到他话中之话了。不过，他不能轻率地回答，便佯作不知的样子，说道：“像我这样无才无能者，要娶亲原本是很不容易的。”他不再多说别的话，便告辞离去。

众侍女在屏风后面窥视夕雾的容貌，异口同声称赞道：“这么英俊气派的美男子，真是少见。太出色了！”她们在一起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一个年老的侍女听见后，说道：“说什么啊！虽然他也很漂亮，可是比起他的父亲年轻时候的容貌来，可就差多了。那才真正是美貌绝伦，真叫你看花了眼。”朱雀院听见她们固执己见，说道：“他父亲的确是非同寻常的美男子，而且现在比年轻时候更加俊丽丰韵。所谓‘光华’，说的正是这样的男子，惊艳亮丽，光彩照人。临朝处理政务时，机智敏捷，当机立断，威风凛凛，令人肃然起敬。但当他休闲游戏时，风流潇洒，幽默嬉笑，又富有无比的魅力，感觉亲切优雅，实为世间罕见。万事都是因果报应，他一定是前世修善积德，今世才这样出类拔萃。他从小在宫中长大，父皇对他无比宠爱，精心抚育，甚至视其超过自己的性命。但是他并不因此骄傲任性，而是谦恭谨慎，二十岁之前还不受纳言之职，二十一岁才任参议兼大将。如今他的儿子官运亨通，十八岁就当上了中纳言，其声望似乎比父亲更高。他侍奉朝廷，无论是学识还是才华，都不比父亲逊色，真是一代胜过一代。如此看来，夕雾的确是一个优秀的人才，任何人都对他另眼看待。”他极力称赞源氏父子。

三公主容貌极其艳丽，天真可爱。朱雀院说道：“我一定要把她托付给一个真心呵护她的人，同时又能宽容她的幼稚无知之处，并且认真教导她。如果有这样可靠的人，自然可以托付给他。”他把几个做事稳妥的老乳母叫来，让她们为三公主的着裳仪式做准备，顺便说道：“从前六条院的源氏曾经把式部卿亲王的女儿^②养大成人，如果也有一个这样抚养三公主的人，那该多好。不过，臣子中似无合适的人选，而皇上又有秋好皇后在身边，即使是其他众多的女御，也都是身份高贵，所以如果没有坚强的保护人，进宫侍奉，恐怕未必能成为后宫，反而进退两难。权中纳言朝臣^③尚未成婚的话，我本应该婉转地向他暗示这种意愿。他虽然年轻，但才华横溢，将来必定大有作为。”乳母们说道：“那位中纳言生性认真诚挚，几年里一直一心一意地追求太政大臣的女儿云居雁，目不旁视，决不移情别恋，如今夙愿得以

① 夕雾时年十八。

② 指紫上。

③ 指夕雾。



实现,恐怕对别的女人就更不会动心了。相比之下,他的父亲倒是动不动就对女子动情,是个多情种。从年轻时候开始就是这样,现在依然如故。尤其对出身名门望族的女子更是情有独钟,比如对前斋院朝颜,至今不能忘怀,听说还去信慰问呢。”朱雀院说道:“这怎么行?这种拈花惹草的老毛病,叫我不放心。”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道,如果自己的女儿也能成为源氏的夫人,虽然和那么多妻妾共处,一定十分操心,难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但源氏可以作为父辈对她抚养。倘若是父女的形式,不妨采纳这些乳母的意见,把三女儿委托给源氏,便说道:“如果我想让自己的女儿多少像世间的一般夫妻那样生活,反正一样出嫁,不如与源氏相依为伴。人生短暂,活在世上,就想像他那样荣华富贵、称心如意地生活。如果我是个女子,哪怕他是我的哥哥,也一定会向他求爱,亲密恩爱。我年轻的时候还真的这样想过。我是个男人,还这么想,何况女人,坠入情网,不能自拔,那是很正常的。”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想起对源氏一片痴心相恋的那个尚侍胧月夜。

侍候三公主的几个乳母中,其中地位最高的那个乳母的哥哥左中弁是六条院的家臣,长期在源氏身边伺候,深受重用。由于他的妹妹的关系,他对三公主也深有好感。有一天,他来到朱雀院的宅第,与妹妹相见,乳母说道:“朱雀上皇有这个意思,你找个机会向六条院主子透个口气。虽然公主终身不嫁古多有之,但如果有人对她真心疼爱,呵护照拂,嫁去之后,方可放心。这三公主,如今除了上皇之外,别无疼爱之人。我们这些当乳母的,只是侍奉而已,又有什么用处呢?在这里侍候的人还有很多,万事不是我一个人做主,自然难免发生意外之事,万一因此弄个轻薄之名,闹得满城风雨,那是多么麻烦啊!所以,在朱雀院上皇在世之日,不管是什么形式,把三公主的终身大事定下来,我这个下人伺候起来也就方便多了。不论女子的身份何等高贵,她的宿命却变化莫测,真是令人叹息。在众多公主中,上皇最疼爱的就是这位三公主,不过也有人嫉妒她,所以一定要安排妥当,使她以后不会受到丝毫的责难。”左中弁说道:“我怎么说呢?六条院是一位感情深笃的人,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只要是一度相爱之人,不论是倾心喜欢,还是并无深情,都一律接到家里,所以六条院里集中了众多女人。不过,他最看重的只有正夫人,那就是紫上。紫上威势独揽一身,其他许多女人只好过着寂寞无奈的日子。如果三公主与他有前世缘分,下嫁给他,不管紫上有多大的权势,我看恐怕也无法与三公主较量。所以这件事会是一怎么样,我觉得还有所顾虑。我听说主子经常开玩笑地私下里说道:‘自己现在所享受的荣华富贵,在这样的末世,已经是逾分过甚,十全十美了。唯有在女人这一件事上,受到世人的责难,我对自己也觉得不满。’的确如此,在我们看来,也这么认为。由于各种姻缘关系受到主子恩宠的这些女人虽然身份都不卑微,但毕竟是普通人臣的子女,还没有可以与他如此高位相匹配的夫人。所以,反正都是出嫁,如朱雀院所希望的那样。能够下嫁给主子,我想一定是十分般配的夫妻。”

听了左中弁的这一番话,乳母又找个机会向朱雀院禀报道:“这件事我已经询问过左中弁朝臣,他说:‘六条院的主人大概一定可以接受。这是他长年的愿望,如能得以实现,肯定大喜过望。如果能得到这边主人的明确态度,他可以向那边转告。’此事如何决断,尚请做主。六条院那么多妻妾,他都按照各自的身份,分别予

以妥当的安排,这样关怀女人也是世上少见的。不过,尽管是普通臣下的子女,除了自己之外,丈夫还有其他众多宠爱的女人,相与并列,谁都会心里不满。所以,如果三公主下嫁,说不定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不愉快的事情。想当三公主保护人的还大有人在。所以希望主人深思熟虑,三思而后行。今世风俗,无论身份多么高贵的女子中,也有完全按照自己的自由意愿安排婚姻、过着舒适自在生活的人。三公主娇惯成性,少不更事,虽有我们这些人在身边侍奉,但毕竟有限。不论多么能干的侍女,也都只是遵从主人的心意,勤勤恳恳地侍奉。要是三公主没有一个坚强的夫婿做保护人,我们也实在放心不下。”朱雀院答道:“我左思右想,大致也是这个想法。公主下嫁,一向被视为极其轻率的举动。另外,无论女子的身份多么高贵,一旦有了丈夫,自然难免发生悔不当初以及令心情很不愉快的事,这样使本人异常伤心苦恼。但如果不嫁人,等到她所赖以生活的父母等亲人去世之后,失去了依靠,即使自己抱定终身不嫁的决心,独自生活下去,也绝非易事。如果是古代,人心古朴敦厚,对于世间不容之事,绝不敢抱任何痴心妄想,做出轻举妄动的事情。而如今的世道,世风日下,好色淫乱,此类丑事,时有耳闻。昨天还是藏于深闺的高贵人家的千金小姐,一夜之间,今天就被身份卑微低贱的好色之徒所欺骗,闹得满城风雨,臭名远扬,给死去的双亲脸上抹黑,使他们在阴间也含羞受辱。此种事例,多有所闻。如此看来,无论下嫁还是独身,都一样令人担忧。人各有命,不论好坏,都是前世因缘,难以预测,所以万事都要小心翼翼。总之,人生在世,一切遵从父母长辈的指示,不管是好是坏,都是各人的命运,即使后来沦落衰败,也不是本人的过失。反之,如果女子自己选择丈夫嫁人以后,即使此后时来运转,无比幸福,恩爱和睦,虽然在别人眼里也是一对十分美满的夫妻,但最初突然听到这件事的时候,知道这桩婚事的女方并没有得到父母亲的同意,而是隐瞒家人的私奔,这种私自做主订终身的行为无疑是女子最大的污点。此种行为,即使是没有身份的普通百姓的家庭,也被视为轻浮之举,不能允许。婚姻本应由本人的意愿进行决定,但由于外在的种种原因,最终与自己并不喜欢的人结婚,于是只好认命,于是人们便从此事推想这女子的日常行为和品行是何等轻佻。我觉得三公主这个人性情懦弱,没有主见,如果你们随心所欲地为她斡旋安排,万一传到世间,弄得到处流言蜚语,那就更难办了。”朱雀院对自己出家以后的三公主的安排去向苦心焦虑,乳母们深知此事十分棘手,大家都感到束手无策。他接着说道:“我这几年一直忍耐,就是想等她稍微懂事以后再出家,但觉得如果继续等下去,我的大愿最终恐怕就无法实现了,所以心里十分着急,希望尽快定下来。那个六条院虽然有众多女人,但是他通情达理,深明大义,没有比委托给他更叫人放心的了。所以尽管他妻妾成群,其实也没必要担心。将来能否和睦相处,完全看本人的心态表现。他老成持重,稳妥宽容,其为人是世人的典范,要说放心,把三公主交给他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放心。除了他之外,还有谁能够更合适呢?萤兵部卿亲王人品端正,无可非议,我和他同为皇族,对他不会视为外人故意歧视而加以贬低,但他确实过于优柔,性喜风流,缺少威严,感觉略显轻率,这样的人,终究无法信赖。还有那个大纳言朝臣,^①听说想给三公主

① 即藤大纳言,朱雀院别当。



当家司。^①他当家司大概尽心尽责，忠诚可靠，但怎么能给三公主当家司呢？这种普通身份的人，到底不般配。自古以来，公主择婿，其人必须非同凡响，极具声望，如果仅仅着眼于是否呵护妻子这一点来决定，那实在考虑不周，至为遗憾。据尚侍胧月夜说，右卫门督柏木内心暗恋三公主，如果他的地位能稍微再高一些，达到相应的职务，作为女婿倒是很合适，未始不可考虑，不过因为他还年轻，地位实在过于低微。他心气甚高，为此一直单身，而且性格稳重，气质高雅，人品卓越，出类拔萃，在学问上也是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将来必为国之栋梁，前途无量，但作为三公主的夫婿，还不够条件。”朱雀院为三公主的婚事真是费尽脑汁，万分苦恼。

朱雀院对三公主如此费尽心血，却对其他两位女儿并不操心，也没有人前来提亲，省去了烦恼。然而，奇怪的是，朱雀院有关三公主的私下谈话，也不知什么时候流传出去，不胫而走，结果弄得很多人对三公主朝思暮想，跃跃欲试。太政大臣说道：“我家的卫门督柏木一直独身自守，他决心非内亲王公主不娶。听说朱雀院已经开始为三公主择婿，正好趁此机会，向他提出与三公主联姻的请求，如不见弃，蒙招为婿，本人自不待言，连我都觉得脸上有光，这是一件大喜事。”他既然有这个意愿，便通过正夫人^②请托尚侍胧月夜向朱雀院转达此意。胧月夜千言万语，郑重其事地奏请朱雀院，恳求同意，试探他的意思。

萤兵部卿亲王先前曾向玉鬘求婚，未果，如今她已成为左大将^③的夫人。他因为考虑到玉鬘定然也会打听自己此后的婚事，所以绝不随随便便地挑选寻常人家的女子。现在听说三公主择婿，岂有不动心之理？也是朝朝暮暮地思念，患起相思病来了。

还有那个藤大纳言，他长年担任朱雀院的别当，在身边殷勤侍奉，十分亲近。如今朱雀院即将出家山寺，他觉得自己今后会无依无靠，心头不安，便想借口照顾三公主而为其夫婿，于是不断地试探朱雀院的想法，希望继续恩惠自己。

夕雾中纳言也听到朱雀院为三公主择婿的种种传言，心想自己并非道听途说，而是朱雀院曾当面对自己说了许多带有暗示的话。既然如此，倘若有什么合适的机会，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意图透露给他。这样的话，自己也就不会被排除在外了。夕雾也是想入非非，心情激动，充满着期待。然而，他又转念想道，自己已经和云居雁结婚，妻子现在如释重负，真心诚意地信任依赖自己。过去那几年里，自己受到她家无情的冷遇，要是以此为借口寻找别的女子，也无可非议，然而自己从未移情别恋。那时尚能坚持，难道现在反倒做出这种轻狂之事，以清算昔日的旧账，令她悲痛忧伤吗？况且娶了高贵无比的女子做妻子，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夹在两个女人之中，对哪一个都得小心谨慎，讨取欢心，最后弄得自己身心疲惫。夕雾原本就不是好色轻薄之徒，这些想法只是在心里极力抑制，并没有说出口来。不过，他还是觉得如果三公主决定嫁给别的男人，自己心里毕竟不好受，所以一直关注打听她的动静。

① 说是来当家司，其实是委婉地表示想和三公主成亲。

② 太政大臣的正夫人是柏木的母亲，已故太政大臣的四女公子，胧月夜的姐姐。

③ 即须黑大将。

皇太子也听到这个消息,说道:“这件事不仅仅是当前选择什么样的女婿,而是关系到为后世开先例的问题,所以必须审慎从事,深思熟虑。尽管本人还说得过去,但普通臣子的身份毕竟有其局限。既然决心选择臣子为女婿,我看还是六条院最为可靠,可以作为父亲关爱她。”皇太子并没有特地写信表达自己的想法,而是让别人转告。朱雀院听到以后,正中下怀,说道:“其言极是,考虑甚周。”更加坚定了把三公主嫁给六条院的决心,首先派左中弁作为中介人,把这个意愿告诉六条院。

源氏早就详细知道朱雀院费尽心机为三公主择婿之事,说道:“他的心情实在令人同情。他说自己余生不多,可是我的余生又能比他长多少,而敢于作为保护人接受她呢?倘若按照先生先死的顺序行事,我在他之后还有些许时日活在世上的话,对他的孩子,不论是谁,都会如亲人一般精心照顾,何况他特地嘱托的三公主,更是会无微不至地关怀。不过,世事无常,恐怕连这个都难以做到。”继而又说道:“朱雀院把三公主完全托付给我,亲密和睦相处。^①可是,一旦我追随朱雀院死去,反而令三公主更加痛苦可怜,对于我来说,她也成为我安心离开这个世界的羁绊。中纳言夕雾虽然年龄尚小,地位尚低,但前程似锦,人品优秀,将来必为朝廷之中流砥柱,倘若将三公主嫁给他,这个女婿绝对是完美无缺。不过,夕雾这个人一本正经,忠厚老实,他已经与心上人结为夫妻。对于这一点,朱雀院大概有所顾虑吧。”

左中弁听了源氏的这一番话,觉得他本人似乎无意接受三公主,心想朱雀院的决定并非轻率贸然,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如果把源氏的这些话转告给他,他一定会大失所望,深感痛心。于是左中弁把朱雀院做出这个决定的来龙去脉详细地告诉源氏。源氏听后,不禁欣然微笑道:“朱雀院对这个三公主真是疼爱情深啊,对她的过去未来反反复复地考虑,斟酌思量。要是这样的话,索性送给皇上好了。虽然皇上身边已经拥有几位身份高贵的女御,其实根本用不着担心,也不会成为三公主飞黄腾达的绊脚石。因为已有旧人,新人未必因此受到冷落。桐壶院时代,弘徽殿太后作为皇太子的第一个女御进宫,权倾一时,但是很快被后来临进的藤壶皇后所压倒。这三公主的母亲藤壶女御不是别人,正是藤壶皇后的妹妹。世人都说这姐妹俩的容貌都是美若天仙,所以三公主的长相不论像哪一个人,一定也是如花似玉。”源氏想像三公主的芳容,不禁心旌动摇。

这一年到了岁末,朱雀院的病情依然不见好转,因此诸事都匆急进行。三公主着裳仪式的各项准备都已完成,其规模豪华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盛大无比,喧闹鼎沸,热闹非凡。仪式地点选择在朱雀院内的柏殿西厢房举行,所有的帐台、帷帘都不用本国的绫罗锦缎,而使用中国的进口货,想像中国皇后后宫的装饰,加以模仿,富丽堂皇,灿烂光艳。系腰带的角色,早就请太政大臣担任。这位太政大臣考虑问题过于认真死板,不太愿意接受,但是他从来没有违背过朱雀院的意旨,所以这一次也如约到来。另外,左右两位大臣,以及其他公卿亲王,即使有难以摆脱的事务在身,也都千方百计地安排妥当,无论如何要前来参加仪式。这样,八位亲王,殿上人自不待言,皇上和皇太子的殿上人全部前来参加。仪式盛况空前,无以复加。

① 指结为夫妻。

冷泉帝、皇太子等众人想到这次仪式是朱雀院一生中的最后一场盛会,不由得十分惋惜,因此从藏人所和纳殿^①取出许多中国宝物,作为献礼。六条院也送来各种珍贵的礼物。朱雀院回赠给参加者的礼物,酬送主客太政大臣的谢仪,所有这些礼品,都是六条院置办的。秋好皇后也于当日傍晚送来服装和梳妆盒作为礼物,都十分精美。尤其那个梳妆盒,是她从前进宫侍奉冷泉帝时,朱雀院赠送给她的,所以很有来历,现在又进行了加工,却丝毫未损原先的风格,一见便知是当年之物。秋好皇后派遣的送礼人是中宫职的权亮,^②他同时又是朱雀院的殿上人,言明此礼物是皇后送给三公主的,但礼物中附有一首赠送给朱雀院的和歌:

当年簪发至今日,
小巧玉梳已变旧。

朱雀院展读此歌,往事历历,浮现眼前。秋好皇后把这把梳子转赠给三公主,是希望她也能像自己这样人生幸运,所以这是一把荣幸的梳子。朱雀院的答歌没有涉及过去失恋感伤的情绪:

承后续簪黄杨梳,
但愿久远万代荣。

他的和歌仅是表示感谢。

朱雀院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勉强打点精神办完了三公主的着裳仪式。三天之后,他终于削发为僧。即使是普通身份的人,想到今天就要剃发换装,难免悲伤,何况朱雀院这样的高贵之尊,更是悲痛难忍。那些女御等身边人也都悲愁叹息,无可奈何。尚侍胧月夜一直跟随在朱雀院身边,满脸愁色,朱雀院无法安慰她,说道:“思子之情亦有限,与如此凄惻悲沉之夫人相别,实在不堪忍受。”出家的决定不免有所动摇,但终于强忍着感情,倚靠在凭肘儿上。于是,比叡山天台宗座主以及授戒的三位阿闍梨为他剃度,换上僧衣之际,意味着朱雀院已经完全离开俗尘。此种仪式,实为悲哀。这一天,连那些已经看破红尘的僧侣都悲不自禁,潸然泪下,何况诸位公主、女御、更衣以及众多的侍从,不分男女,不论上下,齐声哭泣。这情景令朱雀院心乱如麻,他本想剃度之后平平静静地进入清静的山寺,没想到竟如此纷纷攘攘,实在是违本意。他心想这一切都是因为过于疼爱这个幼小的三公主,为情所累,故而如此。他也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告诉左右。冷泉帝等听说朱雀院已经剃度,皆派人前来慰问,络绎不绝。

六条院的源氏闻知朱雀院近日身心稍有康复,便前来慰问。皇上赐予六条院的封赏待遇均与逊位的太上天皇一模一样,但是他出行时并不按照太上天皇那样的盛大威严的规格。他受到世人的无比景仰崇敬,却故意装作简朴的样子,照例不

① 纳殿,收藏宫中物品的地方。

② 中宫,指秋好皇后。亮,官位,仅次于大夫。权,编外之意。

乘坐豪华气派的车子，陪同跟随的车子也只限于高级官员等乘坐。朱雀院盼望已久，喜不自禁，支撑着病体，起床接待。接待的形式并不拘泥于规格，只是在起居室里增设一个座位，请他进来见面。源氏看到一身僧侣打扮的朱雀院，不禁悲从中来，茫然若失，泪水夺眶而出，一时无法抑制。良久方才平静下来，说道：“自与先帝离别之后，小弟深感人世无常，故而立志出家修行，其心愈发坚定，然终因意志薄弱，犹豫不决，以至于落在仁兄之后，得以今日拜见如此姿容。我为自己的懦弱苟且深感羞愧。此事在于小弟本非难事，故也数次痛下决心，然事到临头，又觉得俗世有许多难以舍弃之事，拖延至今，如之奈何？”源氏不胜伤感。朱雀院也是悲不胜情，不堪忧伤，难以自持，泪流满面，只好谈论一些古今闲话，气势已经衰微虚弱。朱雀院说道：“我自思朝不保夕，然而日复一日，苟全性命至今。由于深恐自己懈怠疏懒，以至于修行宏愿半途而废，故而决意出家。然而现在虽已剃度，倘若余生不多，也不能实现修行之大志。但无论如何，可以暂且静心养气，一心念佛。我一无所能，却能苟延至今，完全是依靠修行之宿愿得以维系性命。我虽并非不知此理，但一想到自己忘却修行的怠惰，则于心不安。”接着，他又把自己所考虑的事情详细告诉源氏，说道：“我出家之后，那么多公主还留在俗世，让我甚为挂念。尤其是三公主，原先完全靠我一个人抚育，如今无人照顾，更是放心不下，思来想去，不知如何是好。”朱雀院没有明说，源氏看他这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觉得可怜。其实源氏的心里也一直牵挂着三公主，既然朱雀院主动提及，自然不能放过，便说道：“诚如所言，身为公主，毕竟与寻常之臣子不同，如此身份，倘若没有可靠的保护人，实在遗憾。不过，她的哥哥是皇太子，在这末世是一位贤明的储君，为天下人所敬仰，翘首期待。只要你这个父亲开口把三公主托付给他，皇太子自然不会有任何疏忽，一定尽心照顾，三公主的未来，尽可放心。当然，话也要说回来，凡事都有限度，皇太子即位之后，尽管国家政务称心如意，但也不能给予一个女子过于明显的亲切的关照。倘若要给女子寻找到一位绝对放心可靠的保护人，最合适的形式还是与他结为夫妻，这样就会尽责尽力地照顾她守护她。你也就放心了。所以，如果你将此事视为修行之障碍，为了不留下遗憾，最好还是寻找合适人选，悄悄地为她选定一个满意的女婿。”朱雀院答道：“我也曾如此考虑，然并非易事。古有不少事例，父皇在位之时，日方中天，却也有公主择婿下嫁，由丈夫充当保护人。何况我是即将离世之人，当此之际，虽说并非什么了不起的大事，然而即使我身体舍弃此世，唯有此事难以舍弃，因此苦思冥想，一筹莫展，致使病势沉重。日月流逝，一去不复返，长此以往，焦躁万分。我有一个于心不安的请求：能否先请你特别关照一下我的这个年幼的三公主，然后给她物色一个合适的夫婿。这一切都全凭尊意定夺。权中纳言独身之时，我倘若主动提起这门亲事就好了，如今被太政大臣捷足先登，真是后悔莫及。”源氏说道：“中纳言朝臣为人诚实稳重，完全可以信赖，只是涉世不深，尚未成熟，恐多有考虑不周之处。恕我冒昧，倘若由我照拂，必定真心诚意，无微不至，与生身父亲无异。只怕我余生不长，中途见弃，有始无终，令她受苦，故而犹豫不决，难以决断。”源氏的这番话，实际上已经表明自己接受三公主的意思。

时已入夜，主人朱雀院与六条院源氏共进晚餐，双方随从中的公卿等上层官员

作陪，一同在朱雀院御前进餐。菜肴皆为素食，没有讲究奢华的排场，却显得优雅清趣。朱雀院面前摆放着一张浅香木方几，上面陈放几样食钵。此等食法，与在俗时截然不同，众人见之，无不落泪。此外还有许多令人哀伤悲叹之事，为免冗烦，略去不述。夜深之后，源氏方才告辞回去。朱雀院犒赏其随从，按照不同身份，赠品甚多。朱雀院派别当藤大纳言护送源氏回六条院。今日雨雪，天气寒冷，朱雀院感冒加重，身体尤觉不适，但三公主终身大事已经安排妥当，他尽可放心了。

源氏心事重重，左思右想，情绪不安。紫上也早就听说朱雀院为三公主择婿的事，但是她觉得丈夫还不至于要娶她吧，先前他曾热恋朝颜前斋宫，但也并没有深入下去，最后自己作罢。所以这次紫上也很放心，并没有向源氏询问三公主的婚事进展情况。源氏对紫上的这种信任自己的态度感到怜悯，心想要是她知道了今天这件事，不知会怎么想。其实自己对她的感情丝毫不会变化，即使娶了三公主为妻，自己对紫上的爱情会更加深厚。然而在她没有真实感受到之前，定然对自己疑虑重重。源氏思前想后，心绪不宁，两人多年来和睦相处，爱情深长，坦诚相待，已经没有任何隔阂，所以现在有这个隐情未曾对她明言，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不过，源氏回家以后，立刻就寝，直到天亮。

第二天，雪花飘零，天色阴暗，催人伤感。源氏与紫上对坐闲聊，共话今昔。源氏说道：“朱雀院病体衰微，我昨日前去探视，他对我说了许多伤心悲凉的话。尤其对自己抛弃三公主而去心尤不忍，便将她的终身托付给我。我见他实在可怜，不忍拒绝。然而世人大概又开始大肆宣扬了吧。我如今对此等风月情事已经不感兴趣，甚觉此事不妥，故感羞愧，然而朱雀院数次托人前来探询，我都用各种借口婉言谢绝，但昨日他亲口恳求，倾诉衷曲，其情甚哀，我实在难以拒绝，恐伤其心。所以，我想等他进山寺修行之时，便将三公主接过来。这件事你听了大概觉得很愉快，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不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我对你的爱情决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改变，请你千万不要怀疑我的感情。其实，她到这里来反倒是委屈了她，所以我对她也不能冷遇，免得她失去面子。不管怎么说，但愿大家和睦相处，彼此相安……”紫上性情嫉妒，先前对源氏的哪怕一点轻浮之举，都会气恼动怒，所以源氏十分担心，不知道她又会有什么脾气，没想到这次紫上平心静气，从容不迫地说道：“他这番嘱托你，一片苦心，真是教人怜悯。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只要她不讨厌我，不嫌弃我住在这里，我就放心了。因为有着我与她的母亲的亲缘关系，^①我想她大概应该和我和睦相处的吧。”源氏见紫上如此谦逊，便说道：“你这样心胸宽阔，欣然同意，反教我担心，不知你出于何种用意。其实我倒真是希望你能够这样宽大为怀，大家相安无事，平和度日。你若能如此，我会更加疼爱你。有的人喜欢背地里说别人的坏话，你听了那些空穴来风的流言蜚语，千万不可相信。世间的所有传言，其实都不是什么人自己说出来的，而是人们对别人的夫妻家庭胡乱猜测，加油添醋，结果越说越离谱。你听到以后，放在心里，不要嚷嚷，以后听凭事情的自然发展变化就是了。千万不可人还没到就吵吵闹闹，大发牢骚，那就太无聊了。”源氏恳切地对她进行一番教导。

① 三公主的母亲藤壶女御是紫上的父亲式部卿亲王的妹妹，所以两人是表姐妹。

紫上心想三公主这桩事仿佛是从天而降,突如其来,源氏猝不及防,无法逃避,所以自己不能在丈夫面前表示出嫉妒小气的样子,免得引起他的反感。这件事倘若是他本人出于主动,一定会顾虑自己的心情,而且会听从自己的意见,所以并非发自他对三公主的恋情,而是朱雀院的主意,因此自己无法阻止。不过,千万不能让世人知道自己为这件事愚不可及地在家里抱怨气恼。式部卿亲王的正夫人^①总是咒骂自己,甚至拿那件原本与自己无关的须黑大将与玉鬘的无聊的婚事说事,莫名其妙地怨恨自己。要是她听到源氏与三公主的事,大概一定会幸灾乐祸了。虽说紫上性格宽容大量,但对此事还是耿耿于怀。这几年和源氏和谐生活,相信他再也不会做出轻浮之事,对他十分放心,然而今天又发生这种事,岂不令世人耻笑?紫上心里十分在意这件事,表面上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星换斗移,岁序更新。朱雀院忙着准备将三公主送进六条院的种种事宜。先前恋慕三公主、希望与之联姻的那些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失望哀叹。冷泉帝对三公主也有心意,想让她进宫,现在闻知这个定局,也只好作罢。

今年是源氏的四十大寿,所以朝廷十分重视,早就有舆论说要准备举国大庆。但是,源氏一向不喜欢繁文缛节,不拘泥于形式,觉得这样做过于铺张,所以谢绝了各方的好意。

正月二十三日,这一天是子日^②,须黑左大将的正夫人玉鬘前来献上新摘的嫩菜。她事先没有透露一点风声,暗地里把一切准备妥当,突然上门来贺寿。源氏推辞不掉,只好收下。这一天玉鬘虽然是私下来访,其气势却是十分气派,威风十足,异乎寻常。源氏的座席设在南殿的西边耳房里,屏风、垂幔等所有设施装饰焕然一新,不使用显得拘泥形式的椅子,代之以铺设四十张^③中国席,其他坐垫、凭肘儿等物也都一律崭新精致。一对螺钿柜子上放着四只衣箱,里面装有夏冬两季的服装以及香壶、药箱、砚台、洗发盆、梳妆盒等各种器物,都是款式新颖,制作精细,尽善尽美。摆放头簪的台子用沉香木和紫檀制成,头簪的形状纹饰十分别致,即使是同样的材料,其颜色光泽也各具其美,巧夺天工,实在是情趣雅致,感觉清新。这一切都体现出尚侍玉鬘的风流高雅、富有才气,所以各种物件都是匠心独运,别出心裁,却又不显得铺张耀眼。

众人前来祝寿,聚于堂上。源氏出来就座,与尚侍见面。两人内心深处大概都还留恋着过去的那段往事。源氏显得异常年轻俊美,面如冠玉,风姿清丽,虽说今天是四十岁生日,仿佛算错了岁数,其修美仪容,简直不能想像已经做了父亲。玉鬘与他久别重逢,一见之下,不胜羞涩,但终究不能显示出疏淡冷漠之态,两人互相亲切地交谈。玉鬘的孩子非常可爱。她婚后接连生下二子,有点难为情,不想把孩子带来让源氏看,但须黑大将说这种机会难得,还是应该带孩子去拜见,所以就把孩子带来了。两个孩子都梳着分头垂发,^④身穿便服长袍,非常天真可爱。源氏说道:“自己并不觉得已经年老,还是像年轻时候那样过日子,没有什么变化。只是

① 紫上的继母,须黑大将的正夫人的母亲。

② 正月子日,有拔幼松、摘嫩菜以祝长寿的风俗。

③ 中国席张数与源氏岁数一致。

④ 男女八岁时,头发左右分开,垂肩。